

庚戌秋日家典封秀才攜贈蟬隱識
乙未六月付雙聲重裝



此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園侍郎刻本有人送京師攜歸
族子典叔於叢殘中檢得相餉尋海昌蔣君生沐遺以
新刻此本并附刻後樂論後全文而多題本蘭亭宋搨書宋搨
二首又臨王帖論後一題三首此本復脫字將行倩筆
宣示帖褚臨樂論後一題三首此本復脫字將行倩筆
題之戲門所遺寄蔣君令續補之咸豐己未六月十三
生錄新刻卿記于喜亭池上以前三日立秋未伏之
日勞權擧也堂徵君石鼓亭鈔本次第亦不盡同殆別
蔣刻二日據張也堂徵君石鼓亭鈔本次第亦不盡同殆別
編本邪又記以與前記有兩跋相復故此本別附刻之豈
樂毅論始末三跋并記
日附鈔蔣本三跋并記
湛園集

其蔣刻於余
予跡蹟迹摹
歎不標志
字體不同仿
次弟亦稍異

湛園題跋



題樂毅論

梁武帝答陶真白書逸少跡無其極細書樂毅論乃微
麓健恐非真跡陶上書云樂毅論愚心甚疑非真而不
敢輕言令旨以為非真竊自信涉有悟余觀逸少黃
庭曹娥像贊諸帖知樂毅論洵為麓健不同然自唐人
相傳為法書第一蓋唐時去梁已遠王之真蹟益微而
唐人書法氣象多而神明少宜此帖之見重於世也此
本與余所藏宋搨寶晉齋刻相爭在毫釐之間亦世所

法園是跋
罕覲者張子漢瞻別去兩年其臨池增妙今相見吳門
出此令題余謂張子寶愛此書正恐其作書便落唐以
後氣格耳

跋祝枝山書

今日觀陸子其清家藏法書最多宋搨黃庭經十七帖
及宋仲溫真書孫過亭書譜其尤佳者又枝山自寫所
作詩長幅文徵仲評其規模襄陽而其書法原出于王
氏父子可謂曲盡枝山之蘊然祝書尤深入大令閩域
惜僞書紛出非具眼不能辨也張鳳翼後跋謂徵仲以

東方朔學叔敖衣冠爲一時下筆之誤然張云枝山爲
徐武功宅相故其書似之猶張敞之類馬遷張當是楊
字之誤卽楊敞亦未是司馬外孫乃敞子憚耳一事兩
誤可謂彼此更相笑也

題祝京兆千文

章草書前朝惟宋仲溫得張索遺意而過於放軼枝山
繼之體兼衆家故爲明書家第一昨研谿庶常過余寓
齋出觀余所藏離騷經墨蹟研谿歎絕因以千文此本
見假余手臨一過頗識其用筆之妙但此帖不用章草

位置停勻規矩謹飭殆是此公杜德機時也枝山又有一千文純用藏真法大小錯綜行間天機亦自盎溢只是摹本摹手又不工不及此真蹟遠甚乙亥春三月記

臨宋儋書題後

此宋儋唐開元時人與李璆齊聲李師王宋師鍾李書今不傳而宋真蹟惟閣帖存此二十一行閣帖置古法帖中列於衛夫人之前則尙未知其爲唐人也然其書自有六朝間風味

臨樂毅論題後

近始悟運筆之妙全在心空學中鋒三十年都無一筆是處早間臨此似有轉機然塵務關心往往墮落舊塹東晉諸賢書法超絕古今者皆由其神明獨妙

董臨澄清堂帖跋

華亭書派輕簿模仿頓失古意惟此卷筆筆藏鋒妙於用拙始見文敏真本領然不得澄清祖帖亦不能酣適如此昔人論學書者必得古人真蹟一二段臨摹方能入妙端有此理今人眼界淺狹書格所以日下也聞張子漢瞻爲人乞文以潤筆得之余傭書至老墨剝頽禿

無從購此一字以此知文章聲價去君遠矣

跋遺教經

陶貞白與梁武帝論逸少書備矣獨不及遺教經何耶
黃山谷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癡凍
蠅言其拘窘無逸韻也余考唐僧徒最善集書於逸少
尤多遺教經是集樂毅像讚黃庭洛神孝女誓墓諸帖
而成者逐字玩之自見字體雖少拘窘然自是右軍家
法勝道德經多矣

跋蕭子雲書列子

述書賦景高則潤色鍾門生情屬已景高正書果出於
鍾此則黃伯思米元章俱疑其僞然極爲古秀微少生
動耳

臨帖後書

寒威稍霽紙窻西照執筆欣然得閣帖僅臨晉魏間書
數種愛其適秀發於淳古也不及鍾傅二王者亦猶唐
人選詩之不錄杜工部也時乙亥十二月初五日書成
筆頭作凍雪然有聲

謝莊諸人書

謝希逸庾肩吾書張懷瓘諸家品書亦不及然其書實超軼可入能品

謝萬石亦在能書之列朗字長度萬兄據之長子小字胡兒與姪疏自稱父晉人猶有此風晉朝議欲以謝玄爲荊州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云云亦猶漢疏廣受之相稱也對子姪自稱其名則古所未有閣帖王厥與三女稱厥疏晉人通脫固所不嫌耶

題李君冊子

篆法貴古不貴巧漢印白文皆鑄成者但記爵名而已

無爲字者其篆體亦方正無多轉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始有字及道號而印璽之法從此日趨於巧矣然自唐及明隆萬以前書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銅牙章及黃楊木故講此者頗少今地不愛寶文石肆出好奇之士鐫鑿爭工各以其意相配換無復知有方正體者且專講刀法而漢鑄之體幾亡今李君製譜力追古法不欲多出新意當波靡之會而好尙顧如此是余之所重也

題鄭谷口摹古碑

板蔣刻版
後玉板序同

事蔣刻誣高

真出於隸鍾太傅真書妙絕古今以其全體分隸右軍
父子摹仿元常所以楷法尤妙欲學鍾王之楷而不解
分隸是謂失其原本漢建平光和間碑板乃鍾王所出
學者顧求之開元以還是并不知鍾王發源處俱未得
爲書家正宗余晚好此書恨年事無及又未見谷口問
之其門人曰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暮年規撫夏承始
盡其奇妙今觀此題曹碑云甲於漢刻知或言未信谷
口晚書奇變殆是游刃之餘未有舍規矩而能成巧者
也

題戲魚堂像贊

寶晉齋初刻像贊最爲神妙中缺九十餘字停雲館摹
本雖少生趣風格尙可想見余家藏寶晉乃是曹之格
重刻者結體豐勻亦無缺字然頓乏風致不足重也前
年北上時收拾得舊藏戲魚堂殘本四冊吳門遇故人
司寇徐公云當爲命善手重裝今不知竟落何處內亦
無此帖今日友人查浦以此本見示快所未覩殆是寶
晉初本之亞也雖石刻多剝意正似微雲之點月愈覺
妍好

蔣刻為下有
予字+

題王峯相國徐公感蝗賦卷

蝗之言王陸農師曰其首腹背皆有王字然則羣飛食
苗聲啖蔽天者以其有所挾而然也公所見入境薨薨
徧於郡縣安知其胸腹背間不隱隱有文若王如得所
挾者乎賦中有云念吾后之深仁直民依之是恤畢竟
此輩戢影年書大有深仁之效應若枹鼓者惜不令公
見之如公之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也

又題述歸賦卷

行芳志潔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公與靈均固可千載相

質其文瀾千迴萬折斷續掩抑間自諧宮徵騷人以降
惟長門羽獵差爲近之歷乎晉魏寥寥絕響矣公書法
雖派本率更實由心運此與後賦兩紙隨手塗乙無一
筆率爾祭姪文爭坐位之伯仲也正不知天問阿璧時
亦有此淋漓翰墨否竊以屈子處亂事暗其悲憤固宜
公遭際明盛而亦有坎坷之歎此撫今感昔念不忘君
益有不能已於言者也每一展卷不覺涕淚之承睫云
時丙子三月二十日敬跋於京師椿樹邸中

臨王書洛神賦題後

校蔣刻較。後作較
形神似拘蔣刻
神似形拘

蔣刻唯晉魏之
三句魏下有人字

於蔣刻改于
非

有以羣玉堂帖見示者中有此賦校寶晉帖差完且神
采更生動逐字摹之覺形神似拘然形似亦在運筆間
消息今書家誰當解此能知吾合處方能指點吾病處

臨王帖題後

古人行書有真行有行草此所書官奴帖與蘭亭敘皆
真行也通體真書少作牽曳而已雨冷鷹觜二帖行草
也真書中間以草字雖則是草不可縱筆故晉魏人多
用章草入行後來率意作書古法遂不可復見

題郎太守畫像

君謂考功我來必告詎意三年一面未卜有木千章有
琴一張有亭有池置君中央蹟邁龔黃心希嵇阮澹爾
太虛空林偃蹇我展君畫君得我文何用識面目擊道
存君與唐東江相對居謂唐余過必相聞也余詣唐唐
輒忘之而余亦疎懶未及修謁因題此聊述其雅意
以志
相思

題徐武功書後

武功倜儻畸人故其書亦多奇氣然余浙人也於忠肅
事不能學吳人以私怨之於此帖亦不欲多觀亦如李
衛公之惡白香山詩以為見則必好也

臨像贊書後

未云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敬仁王修字濛之子官著作郎此太原人與瑯琊異派故書姓王導雅愛鍾書亂後猶衣帶中盛宣示帖過江後以與右軍敬仁從右軍借看深好之沒時年二十四其母即取宣示帖殉葬修書隸行入妙

跋樂毅論黃庭經臨本因記始末

陶貞白啟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樂毅像贊洛神不審此種猶有存否時武帝與陶皆疑樂毅微龕健非真不重也至唐褚登善錄右軍正書以

法書要錄
縣夫

樂毅第一黃庭第二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平一少育

宮中所見真蹟楷書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可十餘卷所

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唐人珍重樂毅為第一

代令能書者臨摹黃庭不能並也及神龍時歸之太平

公主太平敗為老嫗竊取縣令追急付之竈火而樂毅

亡矣樂毅論既亡開元五年收大王正書三卷遂題黃

庭為第一畫贊第二告誓第三及潼關失守之後訪黃

庭真跡不得或云張通儒將出幽州莫知其處而黃庭

又亡矣真蹟永絕得見此妙手臨摹令人悲喜不置

記淳化帖

世祿堂翻本淳化絳帖俱可亂真其客廖瑩中精於模
搨王用和工於刻石故也先是韓侂胄有羣玉堂帖亦
其客向若水所手摹二奸亡國先後合轍其博古好事
乃亦有不謀而同者使能移此以爲國用人豈不家國
俱榮乎

跋羣玉堂帖

帖有十卷舊名閱古堂帖後名羣玉蓋侂胄誅後籍入
秘省嘉定末年所改也以首卷皆南渡後帝書故得存

耳二三四晉隋唐帖五卷後盡是宋人書全刻失傳久
矣此本零星收拾僅得兩冊雖逸少書有過肥之病然
刻手極精紙墨亦好又所錄李邕詩今不多見或云是
中唐人詩似有理然不知北海何故得書之

跋曹全碑

余酷愛漢隸而不能學近覓此帖連得兩本時時展對
如見典型正不必手摹爲快也帖以晚出幸完好昨有
惠予漢滎陽令韓仁碑者亦是元至大間始出令李天
驥再立石而翰林趙閒閒記之慶韓君循吏至是始顯

然其字已多磨滅矣吾安知四百年之後此碑不更磨滅如韓碑耶宜廉讓曹子之寶愛此本直欲使四百年後賞鑒家有所考據耳

題丁太翁小影

伊川先生謂影堂之制使有一毫髮不相似便與拜他人父母何異然昔人有雕木爲像而奉其親者宋承旨爲其作傳不以爲非孝也况於圖像之逼真者乎先君沒於途次倉卒召工寫真未肖余在京邸歲時忌日僅書官贈於片紙如古人設幣之狀瞻拜饋饗而已以此

啣恤終天木公年兄敬事其尊甫愛菊圖像雖遠客江湖未嘗不奉之以行也可謂永言孝思者矣今日以示予予因之有感題曰思其所嗜采籬之菊懷如憶如江湖一幅

題毛闇齋采芝圖

漢初黃綺采芝山中於時傳經有大毛公采芝之歌灼灼其華經傳於後詩正而葩我歌我詩復餌其芝彼何人者毛公之支邈矣高風相望異代石泉蒼松披圖斯在

題查庶常臨各種帖贈行

京師人士往來賀遷贈別皆有詩詩貴多無少貴長無短貴律而排無古而散得是三者則無問工拙彼此之心皆快然無憾而非是以爲不稱故余於茂名錢明府之行多與長無有焉亦賦七律一章爲贈明府知余之拙也而不以爲嫌者徇俗之例如是足也查庶常與明府同年至好獨不爲詩臨古帖各體裝冊贈之今人作書與詩類不好古其目力所到至宋人止耳庶常詩取法三唐溯源漢魏其於書也自鍾王虞褚之輩以及宋

元明書家無所不臨摹得其運轉變換之法如此冊種種風格可重也明府攜此以行嶺外村墟山館鳥聲淒斷人烟稀絕眺望無聊之際出此展觀之必當欣然獨笑而有會於庶常之詩也以視諸君子贈行之什雖興會各自不同然意味深長要無踰於此者矣

題宋搨十七帖

唐張懷瓘論草勢云草之體勢一筆而成惟王子敬明其深詣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逸少草書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又云逸少草書有女郎才無

符劉
在字字
真意真
其行

丈夫氣子敬草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纔可爲其弟子耳懷瓘以一筆成書連牽不斷爲草書之精非知書者也所謂草書者草其真也草書在乎點畫拖曳之間若斷若續而鋒稜宛然真意不失此爲至精至妙唐文皇集右軍書取其尤者爲十七帖其晉書御製羲之傳贊曰煙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盤勢如斜而反直如此者可以得其集此帖之意矣

臨聖教序跋後

臨二王書須畧得晉人幾分筆意正以蘊藉爲宗若專

務險勁但論氣質便似唐人效劉義慶作世說語雖詞調豐蔚終離本色

書自作書後

古人做書有臨有摹臨可自出新意故其流傳與自運無別摹必重規疊矩雖得形似已落舊本一層矣然臨者或至流蕩失本摹者斤斤守法尙有典型余於書非敢自謂成家蓋卽摹以爲學也傳與不傳殊非意中所計

柳公權榮示帖

中云有赤箭多寄三五兩以扶衰病

赤箭卽天麻苗陶弘景曰其苗爲粉久服益氣力長陰
肥健輕身增年唐太平公主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
中置毒進玄宗白香山齋居詩黃著數匙粥赤箭一甌
湯公權所須亦此類蓋是唐時風尙猶晉宋間朝賢之
服石散也

爲人臨衛夫人書帖

窗外微霰毫間凍澁勢不得騁特於體制無失耳逸少
蘭亭是其最得意書亦必於天朗氣清時得之也

題清溪老人江山臥遊圖

程芳朝
湖廣人

石田去後雲間畫派單行專以姿韻取勝矣此卷蒼茫
遠勢不減相城風味是百餘年所未有其落筆時蕭然
塵外之意可想也簡可見知寶愛此遺墨青溪公自可
不亡正不必如米家阿虎規規家法也

題嚴蓀友留別和韻詩後

以拙手用退筆書處處着礙視前人所作如蒹葭之倚
玉矣光武云見卿使人慙此書長存余慙不止也

臨右軍法帖書後

右軍爲會稽內史與藍田相失誓墓不出竟行其志可

謂振古豪傑書法皆與所臨宣示戎路諸帖相表裏其細書黃庭曹娥別是一種樂毅像贊有絕相類處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也大令求展墓表自是父子不愧家風二王之外能為鍾書者王仲將僧虔蕭子雲而已唐以下此種幾絕歲在乙丑為毘陵楊鳧令兄寫此帖長安筆價奇貴以折鋒毫書此不覺意盡

題玉板十三行

右軍父子真書雖同出於鍾太傅右軍歛鋒大令拓筆觀樂毅東方諸帖與此可見賈氏刻玉板余二十年前

村蔣劉部
典蔣劉款

曾見之武林乃觀橋葉氏質之王氏者是時從友人乞得一紙今此刻不知又落何家余所藏亦失去久矣再過數十年恐搨本便不易購水村之喜得而寶藏之亦見及此與

書官奴小女玉潤帖後

官奴子敬小字劉夢得酬柳子厚詩還思寫論付官奴謂子敬也註柳詩者謂是逸少女名誤矣彼不知玉潤是官奴女名也逸少尚有官奴婦舊復委頓憂之深一帖可証逸少七男一女極子孫之盛而一女疾病至於

產頓蔣劉部
蔣劉款
蔣劉款
蔣劉款
蔣劉款

滯園是跋
憂之焦心引罪自責其慈祥樂易可見他日又云得一
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宜其誓墓於未衰之年不
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黃州詩後

楊君鳧令遺兩筆可作細楷余疑其未佳輒作大行草
五六幅餘一枝偶試爲真書良善及取行草者楷書之
鋒銳已脫矣此是也世不乏佳士以意侮而失之者多
矣然余之所失者筆也猶環藏其一其壞者亦拂拭而
用之可盡其餘長筆之於余可無憾矣彼人之見屈於
不知而終以頹廢不振者可勝道耶况又有既知而故
抑之者彼其何能以無憾於心耶余於此有感

梁武帝書評跋

此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乃以兩本彙而錄之一云二
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二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
率相類蓋武帝用其語斟酌成此耳然中有張融書如
辯事對揚獨語不困行必會理蕭子雲孤松一枝下有
壯士彎弓雄人猶虎心胸猛浪鋒刃難當顏倩書如貧
家莫果無效可受少乏珍羞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

得下蔣刻有相字

蔣刻無題帖字

流便蕭特書雖有家風風流勢薄猶如大小王安得似也郝暉書縱橫廓落大意不凡而得體未備郝愔書得意甚熟而最妙時難疎散風氣不無雅舊庾肩吾書畏懼收歛少得自充共八人評論而此書不見豈以其辭未雅馴而削之耶抑是後來附會原書固未嘗有耶中於孔琳蕭子雲諸人書俱不下貶語獨深文於大令比擬不倫豈為公論袁昂書評有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熊熊獻之冠世此語為得其實云

又題帖

此隋僧智果書字非一體當是積日所成玩其行楷亦精研於鍾傅者而李嗣真書評比之委巷之質豈其然乎

題絳帖

絳帖在南宋諸本雜出已不可辨單炳文曹士冕所論至為詳密然較之此本其卷數皆非舊識字畫波磔更無論矣舊有二十卷而此只十二卷終卷是孫過庭諸人恐唐人書亦未必更有八卷則此為全本無疑當亦如寶晉齋之有米曹二本多少並行也司農孔君新得

此出以見示其紙墨黝古今時亦不易遇洵足珍也

臨米趙書跋語

徐子道積曰君規摹魏晉人書偶一為此終不脫向來本色答曰惟有向來本色所以貌得宋元人書譬如今詩家目不識古詩十九首蘇李贈答為何物哆哆蘇陸到底是兩家門外客也

題洛神賦後

或傳子建得甄后玉鏤金帶枕感歎不已還濟洛水忽若有見遂為此賦初名感甄後因明帝見之改名洛神

愚意不然子桓兄弟猜忌必無與枕之事即與而子建敢斥名賦之乎果爾則無以異於桑濮之淫辭王逸少父子晉代名流决不輕書也蓋子建師法屈宋此直摹宋玉神女賦耳逸少今所傳有二本子敬喜書洛神多至數十本亦愛其辭之工麗而有體也余固戒為綺語者因某之請遂書此與之聊亦自附於昔賢之風致云

題黃庭經

黃庭經或云是右軍換鵝書或云換鵝者是道德經非黃庭也自陶弘景始以此書與樂毅論並稱為右軍有

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
歸太平之敗以略岐王
將刻其書上有些字
字跡與蔡刻圖後同

寶藏下將刻有
者字崗將刻並同

名筆蹟後入唐宮中武平一所見是扇書恐別是後來
臨本矣其書亦旋散失開元五年購得右軍正書三卷
第一是黃庭後函關失守內庫法書復散落人間事平
遣使搜訪獨未得黃庭真蹟相傳爲張通儒將向幽州
莫知去處據此則黃庭自唐中葉散失已久後人摹刻
者不知竟是何本余所見宋搨非一此白下蔡崗南兄
所寶藏其彩色鮮好余展卷歎賞留置案頭臨撫再過
不識與真蹟相去幾許若撫刻則近來收藏家殆未有
過之者也崗南屬余以數言題後并記其始末如此

題十三行

此武林綠石本世推爲十三行第一然筆法方整頗類
趙松雪豈卽其摹刻耶昨楊子楚萍出余所鈎唐臨墨
跡共觀之不覺咨嗟嘆絕惜楚萍猶未見其真本古人
手蹟日就零落雖刻本之善者將不多得則楚萍之寶
愛此本未爲過也戊寅八月六日記

題畫平林遠岫

毫尖圓動墨汁薰蒸盤礴之妙宛然寫生空林蕭條茅
屋靜整定知有人門迹雙屏人不可見名不可聞悠悠

遠山往來白雲如此逸蹟誰為寶者邈彼朱門何殊林
下

題孔琳之書後

孔琳之字彥林草行師於小王時稱揚真孔草王僧虔
曰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圖帖閣僅得此數行
人少習者以其語非吉祥然梁制彼此吊答中言感恩
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其重
如此故武帝嘗與儒臣講喪禮而子弟亦家習之有以
善講喪禮得舉者大抵六朝風氣似此後世忌諱繁多

荆蔣利刺
吊蔣利市

而人情益通脫反以晉宋人為放誕何也戊寅九月廿
三清晨臨帖隨筆記之

又題聖教序

唐世右軍遺蹟猶多空門碑板尤喜集其字如盧藏用
建福寺三門碑胡霈然大智禪師碑越王貞大興國寺
舍利塔碑僧行敘懷素律師碑皆集右軍書而為之者
非獨懷仁一人也世傳懷仁居恒福寺模集右軍稱精
熟其徒胡英效之亦時集王書勒石蓋僧徒欲借此以
久其師傳耳董文敏據舍利塔碑謂集為習乃好奇之

恒蔣利宏

過不知舍利亦集王書殆是以習通集耳不然今聖教碑與逸少諸帖並行豈懷仁之書遂足以方駕右軍耶

十七帖今往絲布單衣示致意

宇文周武帝詔庶人以上惟聽衣紬綿紬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注絲布以絲裨布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也觀右軍帖則知絲布之稱晉時已然矣晉樂府有云絲布澁難縫唐制凡賜雜綵十段則中用絲布二疋

跋書蘭亭敘

定武本為歐書比之褚登善所臨特為端楷近惟東陽

特將刻誤時

何氏所藏石刻為得其真然搨久漫漶余特以意摹之大抵去古愈遠則失真益甚古人作書俱有口訣面授今既不可得矣但審知用筆之法臨書時自於手腕間消息庶乎古人不遠耳

跋張卽之書楞嚴經

張卽之號樗寮書法歐率更加之險峭遂自成家今停雲館收刻只數行余家有所寫楞嚴經全卷遭亂播遷僅存此廿二葉停雲所刻有二慈溪有王昇者出入吾家二十餘年吾邑多張書其皆王君所得乎世傳其

歐下將刻有陽字
全卷將誤全本
葉將誤頁
溪將刻穀
歐下及打畫已非誤

爲水精書能禳火故藏書家多寶之

題困學書李潮八分歌

余家藏伯機草書蘭亭及李潮八分歌蘭亭帖戊午攜至京師客久困乏爲有力者購去獨此帖留家復黻爛去半截偶於行笥檢得輒割裂其行數命工裝之雖斷文訛缺若遇中郎猶足爲柯亭之賞也

書石林詩話

古人語不可輕駁葉石林云劉子儀楊大年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

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兩出或可畧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其語甚辯然余按漢書高祖本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語及注甚明是歇後語班固已然而石林止憑史記從夢中彈

法園是此
駁古人不慮子瞻魯直胡盧地下耶卽石林論詩亦未
當其賞王荆公晚年詩律精嚴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而
所舉王詩含風鳴綠鱗細弄日鵝黃裊裊垂鴨綠指
水鵝黃指柳題見水柳字可耳不然鴨綠鵝黃竟是何
物反不如三尺一坏之猶自然也且鵝黃古人亦以比
酒與三尺律三尺喙何異云提三尺自是劍不聞三尺
喙律可提也若捐三尺則未妥

書劉禹錫淮陰行五首後

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脫菜魯直疑其不可解周益

公二老堂詩話謂嘗見古本作挑菜按五首本集止四
首末篇爲紇那曲詞脫菜本集作晚來尤明

題三好圖

查林先生以此圖屬題余展卷諦視宛然真面目也適
禹鴻臚來謂曰此公之貌所以神似者以有三好可尋
耳吾胸中一念不起於物一無所着君何從而物色之
哉禹曰杜詩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評者謂太白
風神千古如見是杜之善於爲李寫照也今清風明月
何處無之余何爲無以得子耶相與一笑而別遂記其

語於後

題摹古印譜

自秦相變古法作蒼頡篇爰歷博學同時並著於是八體有摹印其法屈曲縝密皆仿秦璽文爲之而頡籀古文遂廢魯壁所藏汲冢所出雖沉深博古之士至不能識其大全况後之學者去古益遠欲其分別文字以不失作者源流胡可得也摹印僅入書一體然自分隸盛行之後篆書賴此得存使其由斯篆以上溯頡籀遺法安在古文不可復興於今日余最愛近時程山人穆倩

所作而時輩競譁之以爲詭恠不經穆倩已矣百世而後當必有識子雲者今觀劉生稽古堂印畧猶能得其彷彿於方幅之上蟲文鳥跡絡繹雲布余雖淺學不能驟辨其於古真似何如然可謂有志者矣

題項霜田小影

傲居湫隘庭前春盡不見寸草一枝之蔭比於瓊樹蓋都下寓居皆如此不獨余也聞之老居京師者云五十年前公卿邸第門宇靚飾雜樹疎映街衢闐闐槐柳俱成行列士大夫公餘散步間入列肆繙閱圖史摩娑古

敦爨窞器條然而返不碍車馬余因此想見唐人落葉
滿長安之句今日項子霜田手攜此圖相示老樹突兀
在吾眼前既快所未得又着此蕭疎閒遠不受一點塵
埃人物觀其挾策跌坐意不在書使人之意也消時金
行初居殘暑猶灼與客同觀如有涼風拂拂從卷中出
矣

敘

種前一面較低一字明嘉靖間
偶得此知是唐摹石因贗為北

從湛園未定豪五枝 未定豪異字 法于下 未定豪目錄作唐刻石蘭亭三種記後

題敘序 仍作敘 前面 豪下有比 北字宋人 并榻 榻下 跋而足如畫

攜此其石 第三叔祖 遂擲摹刻之 詩 觀視 前一面 豪下有低一字本

同豪無下所 說其紙墨 自後 豪無下京 與背刻 豪下有高本 鈎句微起

而此遙 運帶 己巳 豪下有 年字

題跋中文未定豪紙載此一首 當以石本再校

此跋蔣刻無

宋人清明上河圖并榻如舊本獻之一貴人其人以遺
分宜相後漢匠索賂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黃
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而知書亦善繪事
與余家有連攜此石至慈老焉此石向藏余第三叔祖
家 ~~後~~ 後余尋得之春碓間石廣二尺長尺二寸厚
一寸許質光潤可鑿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
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廉梅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
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摸刻之余諦觀
正與此前一面低一字本同所謂善本者此也而神氣

敦彛窰器條然而返不碍車馬余因此想見唐人落葉
滿長安之句今日項子霜田手攜此圖相示老樹突兀
在吾眼前既快所未得又着此蕭疎閒遠不受一點塵
埃人物觀其挾策趺坐意不在書使人之意也消時金
行初居殘暑猶灼與客同觀如有涼風拂拂從卷中出
矣

跋家藏唐石蘭亭敘

此石背面刻蘭亭敘二種前一面較低一字明嘉靖間
吳門黃君者工畫人物偶得此知是唐摹石因贖爲北

分宜相後漢... 不得發其事貴人以此見忤而黃

亦坐是窮死其子名景星字平泉跋而知書亦善繪事
與余家有連攜此石至慈老焉此石向藏余第三叔祖
家

一吋許質光潤可鑿字體多類聖教序蓋唐僧懷仁所
集本也近見武塘錢孝廉梅摹帖其叔相國跋云得善
本於京師前有趙文敏蕭翼辨才圖遂摸刻之余諦觀
正與此前一面低一字本同所謂善本者此也而神氣

此石... 嘉靖... 吳門... 黃君... 工畫... 人物... 偶得... 此知... 是唐... 摹石... 因贖... 爲北

去之遠矣自後京師又得高麗揆文庫收藏本中有宣和御璽則文敏圖在焉翫其紙墨良是宋搨與背刻本又毫髮無異只高麗本盛字上成字鈎微起而此遙帶下放字彼楷此行靜字右脚低於左青而此微縮為不同及視石則三字已損即用前完本嵌補紙上補痕猶隱隱可見然後知此石之流傳真千餘年物也吾子孫當善藏之勿令俗工妄搨損其真氣康熙己巳九月朔書於京師之停舟書屋

嘉話錄云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

跋告誓文 稿本 有題

月日朔其真本云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瓦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主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借之岐王十年王家失火此書亦見焚按今法帖所刻皆具年月豈後人因夢得言而增入耶然其摹法頗古

此与前兩跋重複
故附之卷末蔣本
連列入卷

正蔣刊改真
昨疑乍

樂毅論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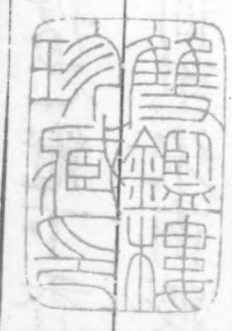
陳僧智永云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自蕭阮之
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以賜始興王
王昨收禁中卽以見示吾嘗聞其妙今覩其真始興薨
後仍屬廢帝廢帝沒又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皆求不
得及天下既定永處處追尋累載方得陶貞白云大雅
吟樂毅論太師箴等筆力妍媚紙墨精新言得之矣智
永記如此按梁武帝云樂毅論微麓健恐非真跡弘景
答啟愚心甚疑是摹不輕言令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

涉有悟則妍媚之評恐未然也此帖入唐太宗與蘭亭
 同所賞玩高宗敕馮懷素諸葛真^真搨賜長孫無忌等六
 人外間方有則天時武平一少育宮中見真字楷書每
 函可有二十餘卷別有小函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
 樂毅論告誓黃庭經至神龍中太平公主取小函以歸
 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子崇允連官說
 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托其叔駙馬撒
 賂岐王以求免罪此書遂歸邸第徐浩古跡記又云太
 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錦袋盛置於箱及籍沒後有

璣法書要錄改
 罪要錄辰
 舉符刻并要錄舉
 今要錄吏 非書法與同
 蹟要錄改符刻亦同

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令尋追驚懼奔趨投之竈下香
 聞數里蘭亭自昭陵發掘後真本流落人間至宋南渡
 前猶有得之以獻者而樂毅亡矣然徐浩云潼關失守
 後有趙城倉督自云有好書欲請贖罪史惟則索看遂
 取扇書告誓并二王真跡四卷上之韋述開元記又云
 蕭令尋奏上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真書宣示及小王
 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則扇書者一云告誓一云宣示其
 說已不同而平一云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則豈數書流
 傳者皆扇乎備存之以俟臨池者

書符刻誤言



文章無大小惟有才有筆雖瑣言
 刺語不經意出之具有遙情遠旨
 非選事而後言宿構而後書者所
 能及也湛園姜太史博雅嗜古以
 書法名當代殘碑遺搨悉能溯其
 源流品其甲乙所存題跋數十條
 適留故簾為發而梓之不特考訂

精覈足資證據之時有弦外之意
虛響之音覽者當自得之不徒作
烟雲過眼觀也
昔乾隆三年戊午
九月既望北平黃叔琳跋



